

- 提及艾滋病，他人躲之唯恐不及，她也曾坦言刚入行时心里没底儿
- 然而，15年间她医治过3000余艾滋病患者，九成感染者获有效救治
- 针对病情高发的农村，除全力救治外，她授课并无偿送课件给基层医生
- 她就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感染一科主任、第15届贝利·马丁艾滋病防治突出贡献奖获得者——



奖章背后的故事

赵红心： 一颗红心 关“艾”患者15年

□本报记者 赵新政 通讯员 陈明莲 文 范明璋 摄

今天是第27个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今年活动主题仍为“行动起来，向‘零’艾滋迈进”，副标题是“凝聚力量，攻坚克难，控制艾滋”。曾几何时，艾滋病，这个令人生畏的名词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。然而，为了阻止它对人类的侵害，为了救治那些不幸感染它的人，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感染一科主任赵红心，以自己的智慧、勤奋和责任与之缠斗15年，让3000余患者中90%以上的机会性感染者得到了有效救治。

10月22日，贝利·马丁基金会决定将第15届艾滋病防治突出贡献奖授予她，她也成为今年唯一的获奖者。颁奖仪式上，赵红心当场将1万英镑的奖金捐给了艾滋病关怀组织——北京红丝带之家。

半夜接患者电话照样收治

赵红心从事传染病医疗工作，已有25年。1999年她所在的病房开始收治艾滋病患者，15年间赵红心接诊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不下3000人。在她悉心治疗下，许多已被宣判死刑的患者病情得到控制，90%以上的机会性感染得到有效治疗，延长了生存周期，有机会享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。在这些患者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“走到这儿，如果还治不好病，也就甘心了。”

在贝利·马丁颁奖时，台下一位先生突然上台要求发言。他说：“我的第一个医生就是赵红心主任，十多年前她还是普通医生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无论有什么问题、遇到什么苦难，也无论她在北京还是在海外开会，找到她，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……”

赵红心所管理的病房，患者全部是艾滋病，70%来自外地，40张床位常常要加到45张，许多是被当地医院告知“回家吧，该吃点儿什么、吃点儿什么”的“严重”患者。

对于这种难治的患者，“赵主任不是向外推，而是向里划拉。”北京健康同行（艾滋病感染者小组）负责人季峰说，“为了给病友解决看病难问题，我就给赵主任找过不少麻烦。哪怕是半夜，给她一个电话，她加床也要把病人收进来。”季峰还告诉记者，为了给外地的小刘解决手术问题，赵主任还找到她的大学同学，帮着进行了手术。

查诊直言快语获患者信任

“可是刚接触赵红心的患者，都觉得这个医生说话太直、还挺‘横儿’。”季峰说。跟着她查房，谁都能感受到她的耿直和“横儿”。

“老张，你该出院了。”“3床，昨天你查的CD4出来了，这



次升到200了。”“小伙子，护士告诉我，说你吃饭，这可不成，你这是作死啊！”

这么多患者，她竟对每个人的病情、身体指标、生活状态了如指掌。可是，这种不客气、少温柔的话语，会不会让患者对她有意见？

记者正在私下嘀咕时，赵红心开始俯身为一个患者听诊。她没戴口罩、手套，直接用手托起患者下巴查看口腔内的疱疹，同时用手触碰皮肤。被检查的患者有意识躲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主任，您戴上手套吧。我怕传染

您。”赵红心说：“哎呀，没事啊。我有分寸。”然后，继续检查。

刚走到20床病房外，一个声音从病房里传出：“是赵主任吧？您可来了。想死我啦！”谁啊？连赵红心的脚步声都可以听出来？走进房间一看，是一个女性盲人患者。赵红心说：“两年前，她第一次住院，是丈夫背着进的病房，人只剩下80斤了，你看现在她长到120多斤了。”

“赵主任，我有了新想法。

就是想再要个孩子。”女患者说。

“这可不行，太冒险了！”赵红心说。然后语气和缓下来，讲为什么不能再要孩子的道理，女患者边听边点头。

在办公室，记者问为什么不对每个人都进行微笑服务。赵红心说，有时候和颜悦色的说话方式，他们根本听不进去，他们希望从医生的嘴里得到肯定而坚决的答案。因此有时说话不温柔成为她解决患者心理问题的方法。但是“你对他们真心好，他们是能够感觉到的。”

关于不用手套、口罩做检查，“我不是做所有检查都不用口罩、手套。这一定要有科学态度。”赵红心说：“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。所以，我给患者进行侵袭性操作时一定要戴手套，而为合并结核的患者进行检查也一定要加戴口罩，这是必须的！”

坦言刚入行时心里没底儿

上世纪90年代终末期，地坛医院开始接收大批艾滋病患者。而那时，大多数人听说艾滋病就很恐惧。许多同事坚持留在肝病病房，这样“风险小”。而来艾滋病病房，成为赵红心人生的新挑战。

“那时心里真没底儿。”赵红心坦言。面对新选题她肯于下功夫、不怕吃苦。2002年，她又深入艾滋病高发村开展工作。

进了村，她有些犹豫，没有诊桌、诊床，看病只能坐在老乡家炕上或长条板凳上。许多感染者进入了发病期，并出现了并发症。赵红心说，原来书本上才能读到的口腔糜烂、皮肤溃烂、痒疹，在这里都看到了，确实让人心生恐惧。

没有口罩、手套，她只能徒手操作，查看病情。患者长期得不到医治、加上卫生条件差，身体发出的气味刺鼻难闻……

7月的天儿真热，半天下来，看了十几个病人，后边还有许多老乡排队。这时，她感到头晕眼花，心里起急上火。就在此时，她觉得背后有了阵阵凉意。一个老大妈，扒拉开人群，拿着芭蕉扇在给自己扇风。

直到今天，赵红心依然保留着那份特殊的感受，那是信任、是期待、是感动、更是关怀。同时，这份感受，也成为她激励自己前行的不竭动力。

一年七进艾滋病村做培训

作为艾滋病专家，她可以坐在医院门诊等病人，或受邀去外地会诊；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，她也可以给学生上上课，享受为人师表应得的尊重。可面对依然停不下脚步的艾滋病流行趋势，面对新疆等远道而来上门求

医的患者，她很郁闷“艾滋病患者越治越多。”

2002年，一年中，她7次去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工作。尽管如此，“累死我也看不完病人。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。”根据早期我国艾滋病“农民多于城里人，穷人比富人多”的流行特点，她将工作重点放在培养指导提高基层医护人员诊断治疗能力上。

她把自己收集的大量一手病例、图片进行整理，撰写了“基层医生艾滋病防治手册”、制作了通俗易懂的艾滋病培训课件。她还参与了国家艾滋病防治指南的制定。

在四川资中上课时，她着重为基层医生灌输艾滋病重在预防的理念。“让没得病的防病，已经得病的不要在传播给家人、孩子。能早期发现、适时治疗，许多人是可以通过在家吃药控制病情，没必要跑北京，花钱搭功夫，农民本来就不富裕。”

课程结束后，许多学员追着她要课件，她无偿为他们拷贝。两天时间，她授课16小时，声音嘶哑，也没有停止授课。这些年，为了患者，除了西藏，其他省市、自治区，她都去过。

手把手仔细检查感动患者

2005年她代表卫生部到某省进行艾滋病工作督导，突然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一只输液瓶连着带血的针头“嗖”地飞向正在汇报工作的卫生局长。还好，没被砸中。

赵红心得知这是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合并丙型肝炎的患者，要求输白蛋白，没得到满足，今天是特地来“闹事”的。会后，领导请她给这位患者做做工作、平息矛盾。

赵红心拒绝了随行人员递上的口罩、手套，翻看病历后为患者查体。她仔细用手感觉各个淋巴结的大小，托住患者下颌说：“像我一样张开嘴，啊！”她俯身仔细查看患者口腔的情况。“你现在不需要输蛋白，主要是好好服用抗病毒药物，等你的免疫力恢复到一定程度，再进行肝炎的治疗。”患者连连点头，嘀咕着，“北京专家就是不一样。人家敢动真格的。哪像……”

河南、山西等地因卖血造成艾滋病流行，让许多家庭受到严重影响。他们远道进京，吃住是个大问题，宾馆、旅店无人接收。有五年时间，赵红心的病房成了临时客栈，每年都会接待四五拨这样的农民，一来就是十几个。赵红心理解他们、安抚他们，同时给他们进行科普知识宣传。

“我是医生，将心比心，他们的事，我能管就要管。”这就是赵红心的心思。